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
第十八回 陳都督占讖附燕王 王羽士感夢迎聖駕

卻說徐輝祖破了火耳灰者，統軍前來，平安、何福、陳暉等眾將接著，言燕王聞禁軍一出，膽已喪失。魏公曰：「不然，彼已深入，利在速戰。我堅壁待之，糧盡必潰。廉頗之拒秦，司馬懿之拒蜀，皆是此意。獨是朝中一班文臣，不諳軍旅，只道我既請於天子出師，而又不戰交戰，其間便有多少猜疑。況且燕王與我為妻舅親，倘羅讒構，百死莫贖。我惟盡力交鋒，完我臣節，勝負固未可定也。」何福曰：「魏公忠亮，四海咸知，又為聖主信任，何慮之有？」平安曰：「那白面書生閒時掉舌，臨難縮頭，是他長技，魏公之見是也。末將無能，敢不為公前驅！」明辰會戰，魏公親自出馬，怎生結束：

儀表堂堂，碧眼神光閃爍；威風凜凜，紫髯氣概飄飄。頭帶嵌石藍赤金帕頭，宛似楊老令公；身穿繡團花絳紅戰袍，儼然郭汾陽王。鮫魚袋插狼牙箭，擬射天狼；熊皮鞘插雁翎刀，誓斬國賊。手中青龍偃月，如千行激電隨身；坐下綠鸞騰雲，有萬派旋風滾足。若能專任魏公材，何懼強梁燕孽反。

燕王令驍將李斌迎敵，與魏公交手十餘合，斬於馬下。都指揮韓貴接戰不三合，魏公奮起神威，大喝一聲，揮為兩段。

魏公指麾三軍，卷殺過來，燕兵大敗。高煦率兵來救，與王師且戰且走。天色已晚，魏公斂兵退回。

燕王奔走五十餘里，安下營寨，會集諸將計議，皆曰：「懸軍深入，糧餉無多，日暮雨鬱蒸，不特轉運艱難，而且恐生疾疫，宜旋師，再圖後舉。」燕王曰：「我師一動，後有平安、何福，前有盛庸、吳傑，即欲生還，可得乎？」乃下令曰：「欲旋師者左，不欲旋師者右。」諸將多趨於左。王怒曰：「公等自為之。」朱能拔劍起曰：「當日大王命金忠卜數，言六馬渡江，在大雨之年。今正應此兆，豈可退耶？如有再言旋師者，先斬以徇！」於是諸將復趨於右。燕王大喜，即命秣馬造飯，五更發兵前進。

先鋒朱能距魏公營五里駐下軍馬，震炮三聲。王師大驚，魏公出營看時，見燕軍大隊俱到，已經列陣。魏公想道：「怪不得燕王屢勝，原來是百折不回的。疾忙披掛上馬，出營搦戰。」

燕王料將士無他敵手，親自出陣，舉手問道：「魏公別來無恙？」

魏公答道：「有恙就反了！」舞刀直取燕王。燕王挺槍劈面相迎，這一場好殺，怎見得：

一個偃月刀，風馳電掣；一個梨花槍，雪灑霜飛。一個是開國無助，巍巍公裔；一個是分藩錫祚，奕奕皇嗣。一個恃智勇，要奪江山；一個秉忠良，要保社稷。一個不顧阿妹的夫婿，刀從頂上飛來；一個不念愛妃的哥子，槍在心坎搨到。一個膂力方剛，自昔號燕王善戰；一個武藝精強，盡知道魏公義勇。

兩邊大戰有八十餘合，不分勝負。只聽得魏公營內，忽爾鳴金，不解何故。魏公大喝道：「且消停，拼個你死我活。」燕王因連日轉戰，也覺倦乏，亦厲聲道：「好漢子，不要幫手，少間再戰！」

魏公回營，見禮部侍郎陳性善、大理寺丞彭與明齋有敕旨。

是召魏公班師的。魏公接了旨，問：「出自上意否？」陳禮部曰：「朝議以淮南現有梅駙馬重兵屯紮，倒是京師單薄，不可無老成良將為之宿衛，是以召公，並命我二人在此參贊軍務。」

魏公撫膺太息曰：「大事去矣！」遂請平、何二將軍，語之以故。

二將大驚曰：「我軍已三日無糧，彩蕪而食，魏公一去，恐有瓦解之勢。奈何！」彭寺丞道：「各位將軍，何不公上一表，保留魏公，毋使後悔。」魏公曰：「不可，我昨已料及於此。」遂囑平、何二將盡忠報效朝廷。二將皆泣下曰：「誓以馬革裹屍，不但不敢負聖恩，亦不肯有負明公也。」魏公即於是夕二更班師，命軍士銜枚疾行，天明已走百里。

燕王正在披掛上馬，營門軍士報道，徐魏公已拔寨矣。燕王心中大疑，料必乘我之後。有謀者報雲，魏公奉旨召還。燕王以手加額道：「天贊我也。」又報譚、李二將軍皆已回來。燕王問截餉何如，李遠對曰：「淮河餉舟，悉已燒完。譚將軍殺散運糧軍士，盡奪其糧餉。不意陳暉、徐真等統三萬兵來，眾寡不敵，又被奪去。」燕王曰：「彼若得餉，就不可破。」即命高煦率兵與平安等搦戰，自督朱榮、劉江等領輕騎八千，星馳而去。陳暉不料燕軍又到，倉皇迎戰。燕王暗發一矢，正中陳暉面門，翻身落馬。朱榮、劉江奮勇爭先，殺傷萬餘人，王師潰散，糧餉盡被燕人劫去。到得敗兵馳報平安，已赴救不及。

燕王還兵，就從營後殺來，平安正要迎敵，高煦、朱能、丘福等望見，統率精騎夾擊，直搗中堅，橫貫王師陣中，裂斷為二，部伍大亂。何福率兵來援，又被李遠、譚清截住混殺。

燕兵既得糧草，銳氣百倍。王師饑困數日，無力戀戰，多棄甲投降。平安知勢不可為，遂於馬上自刎。何福孤掌難鳴，急收敗殘軍馬，星夜走回靈璧舊壘。燕王率兵追上，四面圍住。壘中亦久乏糧，將士卒馬而食，軍心離渙，不能固守。福下令於明日聽放號炮，盡力殺出，就糧於淮南。不期燕王於是日放炮攻營，何福部下誤認為號炮，開門突出，燕軍一擁殺進，早已截住寨口。王師進退無路，皆墮入濠塹之中。都指揮宋垣、參將馬浦等皆戰死，禮部侍郎陳性善、大理寺丞彭與明亦同死於難，唯有何福單騎遁去。

燕王此時已無返顧之虞，遂下淮南。有駙馬都尉梅殷，先奉帝命，在淮安募兵十萬屯駐。燕王遣人假道，梅殷不許，割使者耳鼻遣還。燕王怒曰：「我今渡江要緊，姑放著他。」隨轉至泗州，守將周景初前來迎降。燕王大喜，由此得渡淮河，逕趨揚州。巡方御史王彬正在城中，與都指揮崇剛繕甲練兵，同心守禦，召募得力士火千斤為大將。不意守備王禮與其弟王宗，羽黨徐政、張勝等，詐傳力士之母暴病，呼其子歸，於夜半潛入公署放火。王御史倉忙出堂，竟為賊擒。崇剛適來救火，亦被拿獲。王禮等即向燕營獻納，彬與剛大呼罵賊，同時被戮。

燕王入城招撫軍士，下令渡江。諸將稟曰：「江北船隻，彼皆遣人燒盡，如何可渡？」燕王命取高郵、泰州小船二十，令華聚、狗兒巡哨至浦子口以窺動靜。正值都督僉事陳瑄、兵部侍郎陳植同奉帝命，統領舟師前來拒敵。行次龍潭，忽有燕子百數，集於牆上。瑄久有附燕之意，對天默禱：燕王當為天子，群燕飛向江南；若燕王當敗，群燕飛向江北。說也可怪，燕子悉向金陵飛去。於是令其下曰：「燕王以一旅之師，破朝廷百萬之眾，此殆天意，非由人力。今已臨江，一木豈支大廈，徒使無辜盡遭屠戮，爾等意下如何？」眾將及軍士齊聲願降。

陳植奮然立起，斥瑄背君降賊，狗彘不食。遂為麾下所殺。陳瑄取了首級，具舟前迎，忽見有哨船數十，揚旗吶喊，乘著順風，逆流衝上。陳瑄令將士大聲說是迎燕王的，華聚問有何為信，瑄將陳侍郎首懸於竿上，以示燕兵曰：「此督師兵部侍郎某之首級也。」華聚急遣人報知燕王。燕王乘小舸飛至，瑄迎上大艦，叩首稱賀。王曰：「讖天命者，惟公一人。」瑄進言曰：「京口密邇金陵，尚有數萬雄兵屯集，須豫為圖之。」燕王曰：「公言是也。」都指揮吳玉進曰：「京口守將童俊，與臣至交，願往招之，請大王泊舟以待。」燕王大喜，即遣吳玉前往。翌日報命，降表已至。王乃祭江誓師，揚帆直指金陵，旌旗蔽日，金鼓震天。防守采石磯軍士，悉來迎降。

建文帝知事不可為，乃命兵部尚書茹常、都督王佐及李景隆往見燕王，願平分天下，割南北以為界。燕王笑曰：「公等欲作說客耶？我始無罪，以奸臣離間削為庶人，今者救死不暇，曷用地為！但得奸臣之首，即解甲謁孝陵，永奉北藩。天地神明，鑒子斯言。」茹常等還奏，帝又令谷王穗、安王棖同見燕王，再申割地之議。燕王曰：「二弟試謂斯言誠耶，偽耶？」

谷王曰：「大兄洞見矣。」燕王乃設宴，與二王痛飲。臨別執手曰：「為我語諸弟妹：賴宗廟神靈，相見有日。」二王回後，帝與群臣皆束手無策。

俄報燕師進逼金川門，谷王穗與李景隆已開門迎入，魏國公徐輝祖率家童巷戰敗。帝亟還宮，群臣從者五十餘人。帝召劉皇

后曰：「汝先死，朕即來泉路相會。」后遂拜別了帝，獨進椒房，令宮人從外縱火，自焚而死。帝亦欲自殺，諸臣咸來抱持，牽定龍衣痛哭。少監王鉞跪奏曰：「昔高皇帝昇天時，曾言劉基進一秘篋，到國有大難，方可啟發。今藏在奉先殿左。」

帝亟命取看，是個朱紅篋，有玉璽封識，鎖皆灌鐵。程濟立為槌破，見內藏度牒三張，一名「應文」，一名「應能」，一名「應賢」，袈裟帽鞋剃刀畢備。朱書篋內：「應文從鬼門出，餘從御溝而行，會於神樂觀之西房。」帝曰：「劉先生早知今日矣！」

程濟即親為帝祝髮。吳王教授楊應能、監察御史葉希賢改名應賢，皆剃去髮鬚，以應度牒之數。帝顧諸臣曰：「卿等各散，勿以朕為念。」卿史曾鳳韶叩頭流血，必欲隨駕，群臣齊奏皆願從行。濟曰：「諸大臣素有名望，亦且人多，難掩耳目，恐有蹉跌，斷乎不可。」帝乃止留小臣數人，將東宮交與兵部侍郎廖平，揮令速走。諸臣皆大慟而去。帝乃與程濟等遵照篋內遺言，分路出宮。正是：

君王變作如來相，臣子充為行腳僧。

先一夕，有神樂觀道士王異，夢見劉伯溫便服坐於西房。

稍曰：「不意師相亦在圍城之內，今者旦夕將破，何不進一奇策，以救天子之難？」伯溫曰：「正為救難而來。汝可棹一小舟泊於鬼門，渡一僧人到此，我有話說。」稍曰：「我方無處逃命，何暇去渡僧人。」伯溫曰：「此僧即當今天子，其跟隨者皆忠臣也。將來女英雄出世，尚有建文皇帝二十餘年位號，汝可速往救之，日後自然富貴。」忽空中有神厲聲言：「奉高皇帝御旨，命王稍到鬼門左側，迎接太孫帝駕。」稍大驚而覺，渾身流汗，細思此夢神異，即便棹舟前去鬼門探望。果有一僧倉皇而出，道士向前叩頭稱萬歲：「臣在此候駕。」帝恐是燕王之計，躊躇不應。道士曰：「昨夜夢高皇帝及誠意伯劉公，命臣來接，請速登舟到觀，遲則恐人知覺。」帝恍然大悟朱篋內所書「會於神樂觀」也，遂乘舟至太平門，稍導進觀之西房。

俄而，楊應能、葉希賢等皆至，共十一人。帝曰：「今後但以師弟稱呼，切勿用君臣禮數。」諸臣泣諾，環坐於地。道士進夜膳畢，帝詢其所夢，王稍具述伯溫之語，且曰：「據夢中言，誠意伯之英靈亦護駕在此，陛下終登大寶也。」帝謂程濟曰：「當年燕師未起，汝已前知。今者道士所夢，汝可為我卜之。」程濟焚香布著，請帝對天虔禱，諸臣俱隨帝向空禮拜。

程濟卜得坤卦，奏帝曰：「卦兆甚奇甚奧。」諸臣亟叩之。濟曰：「坤卦純陰，主女子乘陽起兵，當在中州。初爻『履霜』，是陰之始凝；至於『堅冰』，則陰象太盛，恐不止一女子已也。」

二爻『直方大』，是女子而有正大忠義之概。象曰『地道光也』，是其橫行無敵，坤德煥發之候。三爻『含章可貞』，是內含章美，貞且久也。象曰『或從王事』，知光大也，是豪傑之士，知其光大而從之，為此女之羽翼。然曰『無成有終』，似乎無所成也而又有終，有所終也而卒無成。故四爻曰『括囊，無咎無譽』，此言其不從者括囊以處，無榮無辱也。五爻之『黃裳元吉』，是他當陽之候，裳為女子之衣，以陰居尊而有中順之德，則其推戴故主之義矣。然而上六曰：『龍戰於野，其血玄黃。』究竟陰陽兩傷，而非混一之象，燕固不能滅彼，彼亦不能滅燕，歸於渙然冰釋。其所以然，則非臣之所能詳察也。」

楊應能曰：「卦兆如此，似可復興，何不渡江而入中原，以俟機會。」程濟曰：「不可。彖辭曰『利牝馬之貞』，指彼而言；『君子有攸往』，指此而言。『西南得朋，東北喪朋』，是說君子，大師當之，中原在東北，不可往也。今且向西南，權作括囊之人。若果有女英雄出世，那時相機而行，亦未為遲。」眾皆稱善，帝遂決意南行。議定左右不離者三人：楊應能、葉應賢俱稱比丘，程濟稱道人。往來道路給運衣食者六人：刑部司務馮淮稱塞馬先生；中書舍人郭節稱雪庵，後稱雪和尚；宋和稱雲門僧；編修趙天泰時衣葛，即稱衣葛翁；欽天監正王之臣號老補鍋，即以此作生業；鎮撫牛景先號東湖樵夫；賓輔史彬，待詔浦洽，為吳越東道主。

分撥已畢，帝曰：「我先往滇南何如？」史彬曰：「西平侯之心，未知果能效忠於陛下否？亦不可不慮及也。」時天已微明，葉應賢曰：「此處不宜久留，且出了禁門，再議去向。」史彬曰：「須得舟楫才好。」遂與牛景先同步至中河橋，適有一人，搖著小艇，唱吳歌而來，乃彬家遭到都門以偵吉凶者。二人大喜，急返觀中，迎帝並諸人登舟而去。時建文四年夏六月也。

謾雲日下虞淵，焉得五王夾馭；誰知月臨象闕，忽來一女勤王。

下回便見。